

面具下的戏剧人生

陈益

尤金·奥尼尔称他的剧作《大神布朗》为“面具剧”,1925年首演时,几乎每个演员的脸都用面具遮蔽。主人公布朗被描述成“美国理想的化身”“一幢用消极价值的坚固的砖头亲手建造起来的大厦。”尤金·奥尼尔不无愤懑地说,“他是一个偶像。我们靠崇拜这种偶像,否定使生命显得生气勃勃的精神价值”。

话剧中的主角布朗与戴恩,曾经是爱好的伙伴,他们同时为少女玛格丽特所吸引。玛格丽特青春恍惚的脸上也戴着面具,那是一个与相貌一模一样的几乎透明的面具,使她不再成为自己而具有了抽象性质。她拒绝了布朗的求爱,梦想成为戴恩太太,戴恩不由得为之欣喜若狂。然而当戴恩这个充满了浪漫情愫的唐璜脱下面具时,却显出怯弱和哀愁,需要女人妈妈式的呵护。这吓得玛格丽特慌乱退却,直至他重又用面具遮掩,她才恢复爱意。他们共同生活的那些年,玛格丽特始终没有了解或接受戴恩真正的自我。戴恩也暗自叩问:“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只有艺伎西比尔理解戴恩内心的痛苦,她说:“你生来两只眼睛就看得见鬼魂,而你竟然向你黑暗的心灵看去——所以你害怕了。”

布朗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踌躇满志、颇为自得的成功商人,公司办得很兴旺。他相貌堂堂,骨子里却是一个由于得不到爱情的恩宠而极度自卑、心生妒忌的可怜虫。他拥有丰富的物质财富,内心却空虚浅薄。随着剧情发展,布朗在杀死戴恩之后,戴上了死者的面具,最后成为了戴恩·布朗。这个合二为一的矛盾体,与剧名《大神布朗》一样,充满着某种嘲弄的意味。剧作家将主人公深层的自我,赤裸裸地呈现在了观众面前。

随着面具的转换,戴恩的性格也转移到了布朗的身上,但布朗无法接受戴恩心灵中的爱与创造的力量。他戴着戴恩的面具与玛格丽特及其三个儿子生活在一起,脱下面具,真正的脸随即被戴恩的精灵所扭曲,变得饱经忧患、形容憔悴。

到《大神布朗》的结尾处,低声下气的布朗脱得赤身裸体,只围着一条缠腰布,跪在一张摆着戴恩面具的桌子旁,痛苦地扭曲身躯。此刻的他变成了苦行者,在恳求救世主的怜悯。西比尔进门来了,作为“大地母亲西比莉的化身”,这个健康的金发姑娘告诉他警察正在追查杀害戴恩的凶手,催促他赶快逃走。戴着戴恩面具的布朗却打开窗户,把自己暴露在警察面前。一连串子弹射来,戴恩·布朗颓然倒地……

如果说中国戏曲中的脸谱是对角色性格的彰显,那么,西方戏剧里的面具则在遮掩的同时,被用来“表现人类精神的复杂性,刻画人的深层意识与精神生活的两难境地”。尤金·奥尼尔所生活的二十世纪初,西方社会已形成一个厄采所说的“上帝已死”的世界,资本主义得以蓬勃发展,人的世俗欲望随之无限膨胀。现代人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甚至将自己视作上帝——“大神”。这些被世俗社会普遍认可的“大神”,显然就是那些提起名字就令人羡慕、崇拜的成功人士。他们大多是仗仗种种手段——包括官商勾结、贪赃枉法、偷梁换柱之类,迅速拥有金钱和权势的暴发户。一夜暴富对于他们是足可骄傲的传奇。尤金·奥尼尔通过酒醉的戴恩之口,发出犀利的批判:“善良上帝是不存在了,人的邪恶和非正义产生了!”一贫如洗的艺术家则嘲笑布朗是可笑而又虚妄的“大神”:“布朗先生,伟大的布朗,却没有信仰!”

戏中,借面具合二为一的戴恩·布朗有这样一段台词:“生活并不完美,男人们都是有缺陷的,可只要用点儿糨糊就可以办成许多事情!这儿,那儿,抹上一点逆来顺受的糨糊——哪怕是破碎了的心也可以修补好,来应付患难……上帝的恩典就是糨糊!”上帝似乎与信仰无关,仅如胶水一般,修补现代人分裂的人格和破碎的人生。

戴上了戴恩的面具、自以为已经够完美的布朗,终于绝望地发现,他无法得到灵魂的救赎:“天国已经空虚了,连上帝都对我们已经感到厌烦了。”带着一颗罪恶的灵魂死去的戴恩·布朗,看起来收买了世俗追求的一切:金钱、财物、美女、荣耀,但修修补补黏合起来的人生是残缺破碎的,这意味着“大神”不过是一尊稻草、泥巴塑成的雕像,一不小心就滑向罪恶的渊薮。

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后,美国人普遍怀疑人性是否还有善良的一面。随着战后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物质空前丰富,似乎人人都可以拥有“美国梦”,而只要有利可图,即使出卖自己的灵魂也不所不惜。1946年,奥尼尔在参加为宣传其剧作《送冰的人来了》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一番惊世骇俗的言论:“我们总在说美国梦,想要把美国梦告诉全世界,但美国梦究竟是什么呢?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是个关于物质的梦而已。在这个国家,我们可以为我们的灵魂换个好价钱……”

这位爱尔兰裔剧作家,自幼接触到美国社会形形色色的人,不论是来自底层的缺少财富、苦苦挣扎的贫困者,还是身处高层,拥有大量物质财富却灵魂空虚、唯利是图的权贵者。他将笔触伸到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对现实和人生的诸多矛盾进行解剖与探索。他以逼真、僵硬的面具,把人类最深层的潜意识外化,赤裸裸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尤金·奥尼尔的巅峰之作《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

影评

孤独的母狮卡丽带着孩子无法捕食,难以拖动硕大的斑马只能便宜了鬣狗;面对大小合适的疣猪时,体力过半的她也无能为力,甚至还遭到来自疣猪的嘲讽——威风的兽王也有时运不济、命途多舛的时候。狮狮放飞奇还没来得及获得异性的芳心,却要眼睁睁看着爱人被草从里的蟒蛇缠死,当其他的狮狮四散而去,只有他冒死尝试营救……

纪录片《塞伦盖蒂》将镜头对准塞伦盖蒂,这片浩瀚、荒蛮的非洲大草原,拥有世界上种类最多、数量最庞大的野生动物族群。纪录片团队将摄像机伪装成“动物的同类”,借此打入动物内部,因而得以近距离拍摄到它们鲜为人知的一面。“草原清道夫”秃鹫象征着智者,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灵动的头脑,它们长年在草原上空盘旋,寻觅濒临死亡动物的气息,待其真正死亡后才将它们食入腹中,让一切尘归尘,土归土,这让大草原上的生命故事充满着情感与哲思。

1. “塞伦盖蒂”在马赛语中意为“无边的平原”。“地球上如果有一个地方依然朝气蓬勃,动物可以自由驰骋,时间仿佛停顿,这里就是塞伦盖蒂,野生动物最后的栖息地”。如果不是因为电影《狮子王》真人版的拍摄,我可能闻所未闻地球上还有这么一片净土,没有喧嚣的人声,没有孰是孰非的争执,没有钢筋水泥森林的压抑,这里空旷、荒凉、野蛮,一切遵循最基本的自然法则: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生生不息。

不同于以往以人类为中心带有科普性质的《动物世界》,《塞伦盖蒂》选择以动物为主体,讲述这片大草原上狮群、鬣狗、斑马、猎豹、大象、狒狒等八大野生动物家族的故事,片中主角都有名字、家族历史、社会关系,通过它们的生存与成长、悲欢与离合,展现了塞伦盖蒂野生动物的生存状态。在这场以生命抗争为主基调的纪录片中,注入了关于爱、责任和生命的思考,每一帧画面都生动、细腻、温情。无论是旭日东升时草原上的朦胧薄雾,还是夜幕垂临后的夕阳如血,草原上的一切,树木、荒石、池塘,似乎都蒙上了神秘而动人的面纱,让观众仿佛身临其境。

在塞伦盖蒂,动物像人类一样具有“爱恨情仇”。比如母爱

书评

开在岩石上的花朵

杨 洋

在我们这个蓝色地球上,适合生命孕育、植物生长的泥土,需要上亿年的时间才得以形成。如果生命有轮回,那么正是无数生命化作的尘埃在泥土中孕育着新生命的希望。“谁能参透神奥秘的思想呢?我们只能赞美,因为我们可能不理解;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美丽的谜语了,它就藏在我手里的这堆泥土里。”

护岛上花园的作品中。整部作品笔触充满温情,沉静而素朴,是她“晚年的花朵,人生的绝唱”。

西莉亚与花草的缘分,肇始于一次偶然的自我放逐。1839年10月,西莉亚的父亲因竞选州失败,一气之下接受了海岛灯塔管理员的任命。年仅4岁的西莉亚跟随父母举家搬迁到了看起来差不多是一块大礁石的岛上。这在她眼中,从地上冒出的每一株草芽,哪怕是一株不起眼的杂草,也都无比珍贵。还不到5岁时,我就开始打理自己的小花园了……“从我能记事起,花儿就像我亲爱的朋友一样,给我安慰,给我灵感,给我力量。”喜欢花儿的人很多,但痴迷如西莉亚·撒克斯特(1835—1894)的人寥寥无几。

西莉亚是自然文学代表人物之一,被誉为“开在岩石上的花朵”;她用诗歌、散文与植物、岩石、大海、天空、飞鸟对话,也被人们称为“岛屿诗人”。《岛上花园》是西莉亚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也是自然文学经典之作。她在书中娓娓讲述自己从春天到秋天如何种植花草、打理花园,如何将珍贵的花种引入小岛,如何在蛋壳中精心培育花苗,如何与让人烦恼又觉得可爱的鸟儿斗智斗勇,也记录了她在艰苦劳作后收获的丰盛心灵回报……她将自己一生对花草、飞鸟、海岛的深情挚爱,她独特的人生哲思与感悟,以及她卓越的审美品位,汇聚在这部述说她如何打理和守

护岛上花园的作品中。整部作品笔触充满温情,沉静而素朴,是她“晚年的花朵,人生的绝唱”。西莉亚与花草的缘分,肇始于一次偶然的自我放逐。1839年10月,西莉亚的父亲因竞选州失败,一气之下接受了海岛灯塔管理员的任命。年仅4岁的西莉亚跟随父母举家搬迁到了看起来差不多是一块大礁石的岛上。这在她眼中,从地上冒出的每一株草芽,也没有淡水,所有的补给都由每周一次的补给船来补充。他们一家是这座岛上唯一的居民。正是在这座孤岛上,西莉亚的父亲给女儿留了占地不足一平方米的“花园一角”,让她种植自己喜欢的金盏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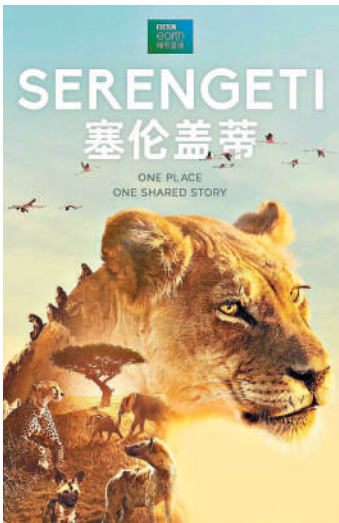
阿普尔多尔岛占地95英亩,约合39公顷,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的公园大小。岛上的最高点仅有20米,有点像隆起的猪背,此岛因此也被称为“野猪岛”。随着15世纪开启的大航海时代的到来,附近岛屿的渔民慢慢地举家移居到岛上,他们以捕鱼耕种为生。17世纪中叶,野猪岛上共有几百人生活,形成了一个小镇:阿普尔多尔。后来,因税收、战乱以及淡水的缺乏,小镇居民全都迁走了。

“我在灯塔岛的一片小花床上栽种了金盏花,那朵火红的花朵唤起了我心中的欢乐,也使我的

晴 风



塞伦盖蒂国家公园,远处是乞力马扎罗山



《塞伦盖蒂》海报

的伟大,做了母亲的雌性动物在任何时候都将幼崽放在首要位置,形单影只的母狮卡丽始终带着幼崽觅食,当它把辛苦觅得的食物带到孩子们面前时,发现豺狼虎视眈眈,不得不带着孩子逃走;雄狮杀死了它的孩子后,它愤怒地嘶吼、绝望地抓狂,此时我看到的分明不是百兽之王,而是一个会哭泣、会心痛的母亲。鬣狗母亲为了女儿活下来,向狮子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母亲尸体面前,女儿低声呜咽徘徊不前,真正明白了“女王”所必备的素质和代价——成长如此残酷,一夜间就从撒娇承欢的孩童成长为背负族群使命的领袖。一向以冷血著称的鳄鱼妈妈,每次都以杀手面目出现,但对待自己的孩子时却小心翼翼地将破壳的幼崽一个不漏地装进它的血盆大口中,再带到静谧的场所耐心养育……这动物

2. 鬣狗、大象家族遵循着雌性作为首领的传统,在族群面临生存危机和生命危险时,这些被挑中的“女王”必须在迎战还是逃生的两难时刻作出选择,而她们常常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承担责任,带领族群走出困境。其实,大多数族群哺乳动物的首领是雌性。从进化角度看,自然选择身强力壮的个体作为领袖。2018年,有科学家调查,在76种表现出领导能力的非人类哺乳动物中,斑点鬣狗、大象、虎鲸等7种动物在冲突、觅食或旅行中由雌性负责,它们中的雌性具有比雄性更强壮的身体、更长的寿命,她们通过指导族群食物收集、战争冲突、群体迁徙等莫

定了自己无与伦比的族群地位。

动物小说作家沈石溪的很多作品中,将雌性首领决定族群生死存亡的智慧和勇敢描写得淋漓尽致,其中《象母怨》让人印象尤为深刻:两个象群争夺领土权,所有成年公象都参与到一场残酷无比的战斗中,最终全部阵亡。之后,“女王”采用了结盟、处理犯罪亲生儿子等手段阻止战争,带领象群在绝境中繁衍壮大。纵观人类发展史,远古时期也是母系氏族社会,妇女在生产 and 经济生活中担任食物采集、家畜饲养、缝制衣服、养育老幼等的主要工作,占据社会主导和支配地位,这样的生活模式延续了几万年。

塞伦盖蒂最壮观的景象是食草类动物的大迁徙,这是生存和死亡的神奇冒险。每年的7月至10月,大约有100多万只角马、斑马、羚羊组成雄伟大军,开始从塞伦盖蒂迁徙至马赛马拉;10月以后,动物们又从马赛马拉回迁至塞伦盖蒂,老弱病残在这场自然界最伟大的迁徙中被淘汰。

电影《狮子王》中辛巴问父亲:“为什么我们要吃羚羊?”父亲回答:“这是我们需要保护的家园,这里的生命生生不息,它们吃草,我们吃它们,最后我们的尸体腐烂在这里,滋养着这里的生命。”塞伦盖蒂大草原的故事正印证着这句真理。物种的生存、杀伐,彼此的依赖与对立,让大自然保持着微妙而永恒平衡。在旧生命消亡的时刻,新生命呱呱落地。瞪羚、角马幼崽只要一落地,5分钟内就挣扎着站了起来,并学会了奔跑。在瞪羚和猎豹的角逐中,你会惊讶地发现,瞪羚奔跑速度竟能快过“短跑之王”猎豹,从豹口逃生。

正是对塞伦盖蒂的观察与研究,科普大师肖恩·卡罗尔在《生命的法则》写道:生命系统分为不同等级,最低等级的生命系统是细胞,越往上就越复杂,依次是组织、器官、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和生物圈。不同等级的生命系统给我们的印象往往完全不同。世间所有生命系统不论体型大小,都受到一条相同法则的制约,也就是“生命的法则”,所有的生命形态都是稳定存在的。这种稳态保证了生命体受到巨大外力冲击的时候仍然保持完整,不致面临被损坏、被肢解甚至被毁灭的命运。这就是适用于地球上任何生态系统的法则——“塞伦盖蒂法则”。

生存与死亡,分分钟都追

使塞伦盖蒂的动物要具备更快的速度、更强的体魄、更密切的合作关系,这样才能使族群优胜劣汰、生生不息。

3. 非洲大草原的动物为什么要如此年复一年,由南至北、再由北向南,长途跋涉3000公里,跨过危机四伏的沼泽、峡谷、滩涂,冒着葬身食肉动物之口的风险进行大迁徙呢?这是草原气候决定的。每年12月至次年5月,塞伦盖蒂大草原充足的雨水为动物提供丰足食物,而到了5月中后期,随着旱季来临,草原资源枯竭,食草动物不得不为了追寻水源和青草迁徙到马赛马拉。到了10月,雨水又重新恩泽塞伦盖蒂,大草原郁郁葱葱、欣欣向荣,动物们再回到这片草地上。

尽管迁徙途中要跨过危机四伏的“死亡之河”马拉河,世界上最凶狠的尼罗鳄即潜伏在此,它能让迁徙的食草动物有去无回,但是如果待在原地,草原的干旱也会让它们在原地渴死。是以死相搏寻求生机还是以等待毙?求生的本能给出了答案。其实我们人类又何尝不是,在挫折和坎坷面前,有的人选择鸵鸟式的逃避,有的人则选择抗争和拼搏。

活下去,不顾一切地活下去!生命在艰难困厄面前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角马在尼罗鳄口中拼死挣扎,不愿屈服的斗争精神让它摆脱了“死亡之吻”;狮群在饥寒交迫时展现的奔跑速度、完美扑咬和团队协作智慧,让它们逃脱了死神阴影。除此之外,动物们还会经历食物短缺、大火、大旱等自然灾害,活着的每分每秒都耗尽全力,但即便如此,还是要努力活下去!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在激烈地争斗获得饱餐后,惬意地躺卧在树荫下,梳理自己的毛发,所能享受的这片刻欢愉——这,或许让他们觉得一切都值得。

整部纪录片配合着非洲粗犷而悠扬的鼓点背景音乐,让人观片的同时感到心灵的激荡,对那片充满生机和野性的大草原充满无限向往。音乐声中,鸵鸟翩翩起舞,不得不承认,他们的舞姿是大自然中最具美感的了。放眼望去,大自然的雄浑与无际,更让人深深陶醉。《塞伦盖蒂》的画质是顶级的,配乐是史诗级的。

肖恩·卡罗尔认为,在塞伦盖蒂草原上,动物的地位并不平等,关键物种的作用举足轻重,它们的影响会向下延伸至更多的营养层级;然而每一个物种都有其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都有遵从生命的法则,才能修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维系生命的延续千万年。

花园为题材的作品,使他在法国印象派中的位置享有了如同莫奈的花园风景画在法国印象派中的位置。

当西莉亚去世的时候,哈萨姆是扶柩人之一。哈萨姆为西莉亚准备了一张海湾形状的床摆放遗体——因为,西莉亚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永远也不能把我的心放在不属于大海的任何事情上。”这位一生珍爱花草的岛屿诗人,长眠在她的花园身旁。

在我们这个蓝色地球上,适合生命孕育、植物生长的泥土,需要上亿年的时间才得以形成。如果生命有轮回,那么正是无数生命化作的尘埃在泥土中孕育着新生命的希望。“谁能参透神奥秘的思想呢?我们只能赞美,因为我们可能不理解;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美丽的谜语了,它就藏在我手里的这堆泥土里。”

1914年9月13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烧毁了西莉亚的花园,此时西莉亚已离世20年。大火之后,西莉亚的海岛就成了一片废弃的寂寥之地,花园也只剩断壁残垣。

许多年过去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位驻扎在岛上的科学家约翰·金斯伯里博士,在读完《岛上花园》之后,抑制不住心中奔涌的激情,招募园丁和科学家经过数年的耕耘,终于重现书中的花园。如今这座岛上花园依旧对外开放,每天接受最多33人的预约参观,大多数游客都是《岛上花园》的忠实读者。“当一座物理论意义上的岛屿有了人迹,他便进入了文明的叙事之中。一座原本不太为人熟知的孤寂小岛,因为一位女作家、诗人和园艺家而进入文学史,成为一个文化景观。”



《岛上花园》书封

再补撒;最终,西莉亚想出了更好的办法——引入蛞蝓的天敌蟾蜍,花园里养了很多只蟾蜍,就不用担心了……

如果说西莉亚用一本书叙述了她50年创造的海岛风物,那么哈萨姆(1859—1935)则是用画笔描摹了西莉亚的创造物。哈萨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印象派画家,他是西莉亚的朋友,也是岛上最受欢迎的度假客。他持续在这座岛上绘画近30年,留下了岛上花园的永恒影像。有评论家认为,哈萨姆以这座海岛和